

刘斯奋 1944年生，祖籍广东中山。作家、书画家，通才式的文化名家。在小说创作、学术研究、美术书法等领域均有建树。

刘斯奋

诗文书画无边界 自由自在

“我没有专门的工作室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”刘斯奋把家中二楼辟作工作室，此处集画室、书房、会客厅于一体，推门而入，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

连片的书柜，摆满了纸墨笔砚的长案，几张红木桌椅，一套茶具，还有一面一开七米的“工作墙”……刘斯奋说他当年就是冲着这面墙搬进来的，“够宽敞，能从事比较大的创作”。

高1.36米、长14米的《出尘图》就是在这面墙上分段完成的。该作以传统长卷形式出之，既有传统山水画的风格神韵，又有强烈的时代特色，是刘斯奋的绘画题材由人物转入山水后的代表作之一。

如今墙上展示着刘斯奋的新作：国画《开了桃花便过年》《小憩》，以及六尺对联“万水浮天外，千帆落照中”等。

他用了四个字形容自己在工作室的状态：自由自在。在他看来，这四个字也是艺术创作最佳的状态。一楼就是起居室，兴致来了，刘斯奋就上二楼来画几笔，勾勒点染，意趣横生。

年近八旬的刘斯奋先生笑称，到了这个岁数，没必要给自己设定目标或者任务，一切

从心。无论是画画、书法还是写作，于他而言，早已与生活融为一体。“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生活、创作、思考本就是一体，是他生活方式的一种。”

采访的间歇，他还特意给记者们冲了茶。工作室中间有一张大茶几，浸淫传统文化多年的他，也会经常邀年轻人来坐坐，品茗畅聊，了解年轻人的新思想、新想法，以及他们正在写什么、画什么。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刘斯奋拿起手机告诉记者，他现在在报纸杂志渐渐看少了，更多是通过手机看新闻，了解社会动态，“我不排斥新观念、新技术，时代的话语权也往往掌握在新人的手里，我们不要总留恋过去的东西。”



《冬日阳光》2016年

出版于1984—1998年的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即将推出最新增订版，新版除了22幅插图出自刘斯奋本人之手外，还增加中篇小说《破茧》和《“墓门”深阻侯门“析证”》两篇重要续作。

《白门柳》是刘斯奋耗费16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，分《夕阳芳草》《秋露危城》《鸡鸣风雨》三部。迄今为止，已有11个版本问世。

刘斯奋从书房里拿出最早的一部曲精装版，说：“当时没有电脑，都是手写，一天几百字，哪天能写到上千字就很开心了。”他对小说语言非常讲究，是用写诗一样的态度写《白门柳》，书中频频出现替古人代笔的诗词、书信、说书话本，凝练雅致，足以乱真。可谓“处处飘逸着文化诗魂，流淌着浓郁的诗化色彩”。

“如果作家写作语言都不过关，基本的表达都做不到准确生动，怎么能写出好

的作品？”刘斯奋说他还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把白话文雅化。“要想让白话文达到古文那样的审美高度，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学习，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。”

《白门柳》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也是广东省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学作品。当被问及广东何时能再出一部“茅奖”之作，刘斯奋称，他还是对广东文学充满信心，“广东有丰富的创作素材，有好的环境和氛围，我们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，好的作品总会出现的。”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风格雅异”八字之评。作为一位通才式的文人，他既继承了古代文人的多栖传统，又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，使其作品既继承古代文人的优良传统，又散发着强烈的现代人的气息。被誉为当代文人画的杰出代表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“未来必将开启一个‘通才’的时代，许多现在的‘专业’，又会回到‘业余’的状态。”刘斯奋称，诗文书画其本质是紧密结合的，会互相渗透、互相启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通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我没有一幅画是相同的

羊城晚报：您跟其他画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
刘斯奋：我并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，是凭着天赋和文化修养画画的——灵感来了才动笔，不练就搁在那里等着。目前许多画家都经过严格训练，基本功很好，技术很熟练，随时随地都能画。但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难免大同小异，缺乏激情。

我没有一幅画是相同的，因为十分注重灵感和激情，而这种状态是稍纵即逝、无法重复的。加上我是一个文人，要写两篇一样的文章、写两首一样的诗，心里那道坎就过不去。画画也是一样。

羊城晚报：您提到您的画是“文人画”，而非“新文人画”，这两者有何区别？
刘斯奋：传统中国画的文人画，作者是不愁衣食的士大夫，画画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，因此爱怎么画，就怎么画，技术不必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凭借的是文化的修养和个性的发挥。这不像工匠画、宫廷画，本质上要受雇于人，技术上精益求精，但无法随意发挥个性。

现在所说的新文人画，则是一批美术学院科班出身的画家，试图打破原来那一套严格的绘画规程，通过大力发挥个性来作画。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绶祥等人提出“新文人画运动”的产物，时至今日也开创了一种新风格，取得了成果。但从技术背景还是文化基础，乃至生存状态，与传统文人画都是两回事。

走进工作室

勾勒点染一切从心
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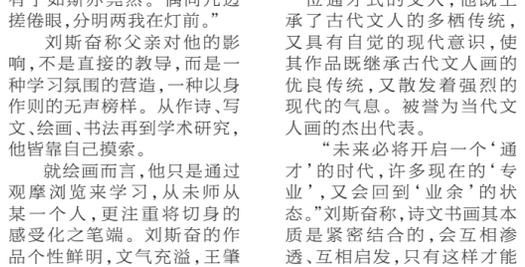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上承文人「多栖」传统



《果果日出》(纸本水墨) 2020年



《静夜》(纸本设色) 2011年

E-mail:hdzk@ycwb.com

人文周刊·七杯茶

2022年5月8日/星期日/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/美编 黄国栋/校对 李红雨 A7

【大珠小珠】林壑 广州画家

秦老琴生不老

书家秦琴生年届八十五，曾单身赴东北述艺，迎接者窃以为八十老翁须有两掖者在旁，于站台迢迢寻不得。秦琴生独立良久，客星尽稀，拟起步，迎接者悻悻近前，询之释然。

【夜阑听风】彦火 香港作家

张洁的二次婚姻

张洁的三卷本《无字》明显带有自传的成分，不乏感情生活细致入微的刻画，也许与她两段破裂的爱情有关。

【昙花的话】允今 新加坡作家

干净的天空

阿哲17岁与他生命里的第一份恋情轰轰烈烈地碰撞出灿烂的火花。家里反对，然而，青春正当的他，正处于一个敢于和一切对错的叛逆年龄，为了表明自己“威武不能屈”的心迹，他找文身师把她的脸文在胸口上，远看像一朵绚烂绽放的玫瑰花，近看细致五官俱在。他一心认定这是一份此生不渝的爱情，她也以那个印记是永恒的保证。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咫尺天涯

庭院里的草坪，草长得很高，一阵风吹来，或者一阵雨洒落，草秆东歪西倒，也有草身挺拔挺拔，远远望去，色调深浅不同，竟有波浪起伏的感觉。几株无名的野花，秀气地摇曳，一只黑黝黝的猫，竖着耳朵，大刺刺地站在绿潭一般的草坪上，看着相隔很远一户人家的门。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超越未见

前段时间看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段访谈，他的一句话特别有震撼力。他说：要有一个远见，能超越你未见——是啊，一个人不可能攀登得比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更高。远见就是，能站到未来30年、50年甚至100年的位置看今天的自己，意识到“已知的未知”，而不是活在“未知的未知”中，才有超越的可能。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，都是如此。

【如是我问】李霄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第欧根尼轶事

传说大哲学家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，后来的哲学家考证说是装死人的瓮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一样以行乞为生。据说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或者说是瓮，一件斗篷，一支棍子和一个面包袋。所以他才不会被物所累。

【随手拍】ycwbwyb@163.com

“劳动”一下

“吾家有女初长成。”“五一”假期的下午，八岁的女儿第一次出门帮爸爸买咖啡。这天，广州阳光不炙不冷，天气不冷不热，正值“劳动节”，虽然不能出远门，在周边“劳动”一下也是好的。

【如是我问】李霄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第欧根尼轶事

传说大哲学家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，后来的哲学家考证说是装死人的瓮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一样以行乞为生。据说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或者说是瓮，一件斗篷，一支棍子和一个面包袋。所以他才不会被物所累。

